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至
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 潘有為

檢討臣 何思鈞 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 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 吳垣

謄錄監生臣 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四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
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
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
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

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門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

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

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

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
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
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
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
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
倘垂採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
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
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

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
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
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
暎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
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
引生就西院憩息間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
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
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為巫

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謂生曰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
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
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
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
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
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
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

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

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
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
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為晚妾
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
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
猶恐未恆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
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
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

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
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
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
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
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
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
日不同博求師巫徧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
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

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
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
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
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
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酌我萬錢我嘗不
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
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悒成
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

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馬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久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

天下豈有是事乎徧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
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
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
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
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
春遊生與同輩五六月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
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
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寃空室足下終能

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
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
服輕華唯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
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
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
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
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
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

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
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
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
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
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
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
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
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妝梳母以其久病心意

惑亂不甚信之僣勉之間強為妝梳妝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欬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欬欬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

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
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
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
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
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
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襍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
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
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

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
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
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
溫美藏身暎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
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
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
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
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

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紫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
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
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
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
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
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
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
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

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
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
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五

鸞鸞傳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

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
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
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
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
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
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

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
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
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
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
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
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
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
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

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

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
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
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
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
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
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
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
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

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
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
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賤召我也爾
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
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

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媿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

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
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
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
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
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
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
其夢邪及明靚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
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

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
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
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
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不
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
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
覩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

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
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
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感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
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
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
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
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

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

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
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講之下或勉為語笑間宵自處無
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纏繞
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
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
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

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中櫛
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
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
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
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
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約

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
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
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
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
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
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
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
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

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惹龍
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
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
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
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
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
暖更融氣清蘭蕖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

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
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暗蟲華
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
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簾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
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渡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
所簫史在樓中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積特與

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
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秉寵嬌不為雲為雨則
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
今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
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
經所居乃因其夫言餘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
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
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
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
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
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
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
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
鶯鶯公垂以命篇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六

周秦行記 冥音錄

周秦行記 牛僧孺撰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厭遠

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閤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大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閤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君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

語訖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
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
瑰瑋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
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
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
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
面多髮不妝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
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

遠近多服花繡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
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
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
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
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
儀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
太真妃子予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
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

受却荅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
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
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
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

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

天寶中宮人呼
玄宗多曰三郎

數幸華清宮

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
笑不禁不成對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

名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

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
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
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
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酒
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玉
環光照於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
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聲甚怨
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
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蓋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

授與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
猶媿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
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
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
不能妝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
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
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
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

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

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兒長成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宜負也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繫弟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

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
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
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
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回望廟宇
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
竟不知其何如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

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
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
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
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
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
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
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
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

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
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
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
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
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
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
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
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

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
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
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
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
譴亦生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灑掃一室
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
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
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

嘯聞之者莫不歔歛曲有迎君樂

正商調三十八疊

榭林歎

分

調四十疊

秦王賞金歌

小石調二十八疊

廣陵散

正商調二十八疊

行路

難

正商調二十八疊

上江虹

正商調二十八疊

晉城仙

小石調二十八疊

絲竹

賞金歌

小石調二十八疊

紅窗影

雙柱調四十疊

十曲畢慘然謂女曰

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窗影等每

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

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

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

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
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
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
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瑋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縱可
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
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
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
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

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

宋李昉等編

雜傳記七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
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
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
就舉言旋故里遇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

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元

和八年也

翼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曠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

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
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
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
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
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畧
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氣愈甚自虛竊意佛宇

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居橫數間
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
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
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
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為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
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
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
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

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

以本身肉
鞅之故也

生在磧西本

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
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為幸自虛如此問荅頗忘前倦乃
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
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沓
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
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
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

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
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
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著皂裘者
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瑤瑤

邱主
反

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

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
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
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

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
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
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
師丈聚雪為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
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
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
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喏眸眙尤所不測高公
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峰巒之

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

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

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

機當為羈

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

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

曷當為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

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柱玉

煎迫不堪旦夕羈

羈當為饑

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

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

謂空驅作替驢

意在苦求

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

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
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
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
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
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
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
來猶得慰慰當羈羈當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
作餓羈作餓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
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漢之士吟諷師丈佳

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
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
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免
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
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
輩方以觀心朵頤謂葩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
報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祇如八郎
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為已所長但以十二因

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

為何門而得離火宅

亦用事識之

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

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

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

覺當為角

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

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

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

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

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
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
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
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
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
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峰為有閻浮珍重因
遠離西國越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
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

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
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
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
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

此處地名
苟家嘴也

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鑿耳
因吟詩曰愛此飄颻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
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託曹州房頗甚賞僕
此詩因難云呼雪為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

呼竹為君後賢以為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

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

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叅東州軍事事見古相去數

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

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

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偽為喜意拊背曰適

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

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銑金居其側
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矣詩病又發如何如
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為尚吝瑰寶
大失所望銑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噓乎輒念
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鷓拳正思仙仗日翹
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
跡卑棲為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踈野態霜曉叫
荒村銑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

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
所言皮裏藏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
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 not 因此留異時
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
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
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
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茲農興軒車乏道
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

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

兄偶有所繫

意屬自虛所乘

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

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

謂般輕貨首隊頭驢

此會不至恨可

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

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

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

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

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

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為人有甚
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
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
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
遠祖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
也迎貓奈何一敬去文盤飶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
只合馴狎稚子寧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
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

異日貌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為慙
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
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
矯誣我實春秋向成之後卿以我為盤飴喬如辰陽比
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為病乃曰
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焚
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
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

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
然若自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
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
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
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
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
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
塵汗諸賢耳目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

子卯

鼠兔皆變為蝟也

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

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螫所宜
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
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
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
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
與炮氏為讐惡聞發硎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
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

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為知己吠鳴不可
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
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技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
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願曾無
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
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
比膊鈞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穢
撲鼻唯窸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

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櫻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
鞍韉被雪馬則斲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
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僂耳齟口自虛覺夜
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
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
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
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稔
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

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
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
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
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踣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
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
齊髀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關荆
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
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

夜來之見叟倚簪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為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八

謝小娥傳

楊娼傳

非烟傳

謝小娥傳

李公
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壻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

始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
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沈於江小娥亦傷胷折足漂流
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
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
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
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
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
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

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
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
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
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邇後嘗夢
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木
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
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
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

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

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
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
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
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
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
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鑿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
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沈
醉卧於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鑊春於內抽佩刀

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
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
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
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
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
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
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
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

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
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
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
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
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媼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
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
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
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

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
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
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
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
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讐節也傭
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
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
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

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楊娼傳

房千里撰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媵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

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尊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為婢以

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鏖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傍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

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娼差
足多乎

非烟傳

皇甫
枚謨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烟
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
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
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
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

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閤以情告之閤有難色復為
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
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
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靚傾城貌塵心只
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
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
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羸悍非良配耳
乃復酌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

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
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
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
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
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
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烟追悔
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
小庭前沈沈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

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
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妝
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敲
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
剪烏絲闌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
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
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
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

韻寧爽后期惚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
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烟
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簡徑齋詣烟閣中
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
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
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
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
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

釭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
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
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
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
郎歸封訖乃召門姬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
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姬
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

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

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
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
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
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
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
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
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
目歌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

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
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夕
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
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
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
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
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
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

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
致殞後數日寔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
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
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拋下最
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
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
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
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

李生卒時人異焉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二

宋李昉等編

雜傳記九

靈應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被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

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胎蠻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為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蓋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

曰某即君之閻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卧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

申誠信之託故將寬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
急難乎寶遂命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
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
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
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
寒牀甘心沒齒煢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
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
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

為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
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鄒縣卜築於東海之
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
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
沈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
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
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鄒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
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

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甌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為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竝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

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暮年果
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
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
欲自劓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為
得志近年為朝郵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
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郵遂通好於家君
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

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郎縱兵相逼
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
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
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為頑童所辱
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
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
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

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強暴之男不能侵
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幽顯貽範古今貞信之
教故不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
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
具志誠幸無見阻竇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
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敵
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
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

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走免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污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為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為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

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
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
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
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
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
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
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
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

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為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污潑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為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為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

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中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酌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

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
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
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
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
瞬間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天明方
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
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
亦未盡誠欸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詭以

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慊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為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

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澀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沙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

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尊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為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纓鞬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

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為得志指顧間望見
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惚恍不知所自俄於
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
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
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
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
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橐鞬賓主之間降殺

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
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升自西階見紅
妝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
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
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
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
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
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

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塞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惇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為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

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
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
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
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
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
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烟塵四合行陣
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
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

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寘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

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旌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豔態愈更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

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為朝那之囚耳永言期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

欲前而為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
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
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
奇功茂聞而薄效粗立洎遭釁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
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舉太山以壓卵決東
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
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
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

赤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所見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三 宋李昉等編

雜錄一

夏侯亶

王肅

李廷實

李義琛

劉龍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遲敬德

虞世基

來恒

歐陽詢

許敬宗

元萬頃

郭務靜

唐臨

蘇瓌李嶠子

婁師德

李晦

宋之問

陸元方

陳希閔

李詳

夏侯亶

梁夏侯亶為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裝飾客至即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為夏侯妓衣

出獨異志

王肅

後魏尚書令王肅字恭懿琅邪人肅齊雍州刺史與之

子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北歸
後魏時高祖新營洛邑凡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
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
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奔
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薄上蠶
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絲時公主代肅答謝
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
肅甚悵恨遂造正覺寺以憩之

出伽藍記

李廷實

後魏太傅李廷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實曰懷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墮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子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

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
入境百姓皆懷塼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
擊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擊
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塼之義起
在于此也潁川苟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
河崔淑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者外矯庶幾內懷鄙怯
輕同毛羽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促
共歸之苟無所資隨即舍去言囂薄之甚也

出伽
藍記

李義琛

李義琛隴西人居于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
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
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
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喑訥進退無所
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多喑鳴商客
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覩其狼狽乃引與同
寐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

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既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
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

堂後任監察

出雲溪
友議

劉龍

劉龍後名義節武德初進計于高祖曰今義師數萬並
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木作樵
以易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每匹皆有餘軸之
饒使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萬段矣高祖並從之

出談
賓錄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為業于化度寺置無
書藏貞觀之後捨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
僧監當分為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
以施天下饑餒卑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碍士女禮
懺闡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捨而棄去不
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
數年寺內徒眾以其行無玷缺使守此藏後密盜黃金

前後所取略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
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羊狼領下置骨狗前
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

出辨
疑志

度支郎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
芳洲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
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
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出國
史

虞世南

太宗將致櫻桃于鄱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

出國史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善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槊令元吉執槊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

元吉大慙

出獨異志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

出談
寶錄

來恒

來恒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恒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為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歎曰事之倒置乃至斯來護兒兒為宰相虞世

南男作木匠

出唐新話

歐陽詢

文德皇后喪百官縑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

州司馬

出談賓錄

許敬宗

太宗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

宗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特

罪之

出國史
纂異

元萬頃

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不知守鴨綠
之險莫禹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

于嶺南

出談
賓錄

郭務靜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

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
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
事又謂莊曰今大有賊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
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
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耳

出朝野
僉載

唐臨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
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

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出傳載

蘇瓌李嶠子

中宗常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僮年上迎撫于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為吾奏者言之蘇頲應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

李嶠無兒

出松窗錄

婁師德

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
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
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
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而其保身遠害皆類
于此也

出獨異志

又則天禁屠殺頗切吏人弊于蔬菜師德為御史大夫
因使至于陝廚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為有此廚

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進鱸復問
何為有此廚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智短漢
何不道是獺廚人即云是獺師德亦為薦之

出御史
臺記

李晦

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常候晦言
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
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出談
賓錄

宋之問

宋之問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
意詩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
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
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
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出本
事詩

陸元方

陸元方為鸞臺鳳閣侍郎居相國則天將有遷除必先

訪之元方密以進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進狀
章緘於函中子弟未嘗見臨終命焚之曰吾陰德于人
多矣其後福必不衰也吾本當壽但以領選曹銓擇流
品吾傷心神耳言畢而終

出御史
臺記

陳希閔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
之為高手筆言秉筆近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
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

出朝野
僉載

李詳

李詳字審己趙郡人祖機衡父穎代傳儒素詳有才華
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在鹽亭因考為錄事參
軍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恃紕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為
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其詞刺史曰公試論錄
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按好句小稽
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兩競鬪困方休獄裏囚徒非
救不出天下以為談笑之最焉

出御史
臺記

草 神 山
草 神 山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三